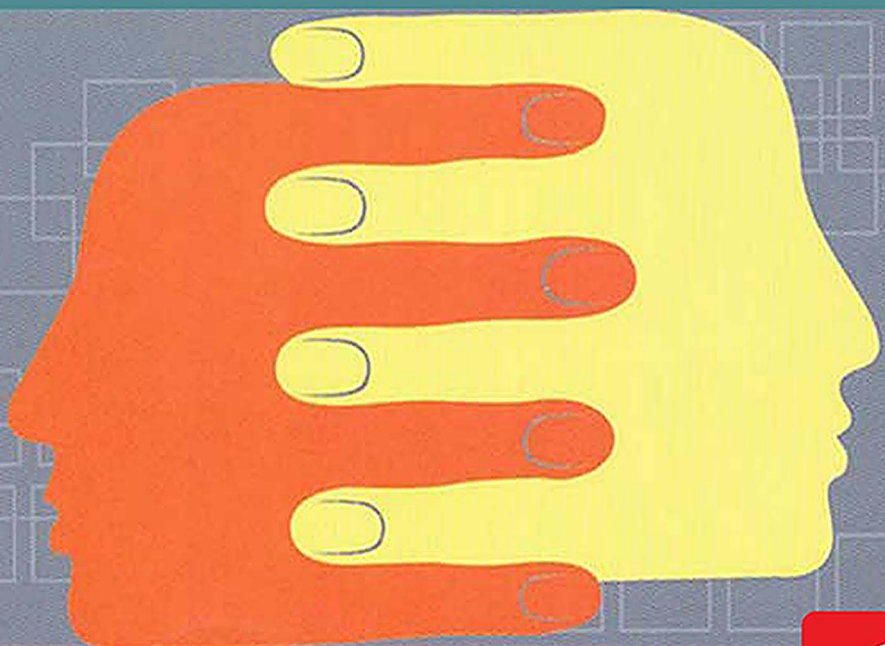


我的乡土随记

李晓华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乡土随记/李晓华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 2

ISBN 978-7-220-11227-0

I. ①我… II. ①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19879 号

WODE XIANGTU SUJI

我的乡土随记

李晓华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内文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何朝霞 蒋科兰
韩建勇
戴雨虹
袁晓红
王 俊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照 排
印 刷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印 张

145mm×210mm
9. 75

字 数
版 次

180 千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书 号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11227-0

定 价

32. 00 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徜徉在故乡的山水之间（代序）

多年来，每次回到家乡，我都会用相机零散地记录乡间的变化，那些村落、古树、河流、小路，依旧守望在土地上的人们，成了我视线里最重要的目标。通过这些熟悉的影像来记录乡土人情，观察天地山川，最大限度地搜寻自己和故乡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尽可能留住那些关于乡土的故事，以致后来每每翻阅这些图片，都有一种冲动，想用文字来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这也是促成我勉力完成这本小书的重要诱因。

我早年离开家乡，一直在外地求学谋生，上高原，走藏区，进省城，在时间的流转中不停地迁徙，或奔波于异乡的一隅，或穿行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家乡总是若即若离地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浮现。这些年，伴随生活节奏的加速，对往昔的记忆正变得模糊，那些曾经经历的人和事都在不可逆转地发生着变化。我时常梦见小时候和大人家乡赶路的情景，步子总是吃力而艰难，走着走着，前面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变得空无一人，常常在睡梦中不自觉地惊醒。所有这些信息都强烈地暗示，时间

正悄无声息地远去，身边那些熟悉的人和环境正在慢慢消失，让我过早陷入中年的孤独和失落，这也是我精神上旷日持久的挣扎和疼痛。每每逢年过节，遇见那些看着自己长大的父辈们，仿佛时光又倒回多年以前，回到了那些久违的乡村生活。偶尔和同乡、同学的相聚，寒暄之后，总会聊起那些真实和纯朴的话题，让我们不禁想到那些遥远的过去，那些生命中挥之不去的记忆，所有这些让我们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以一种特有的方式维系着故乡与自己心灵的距离。

一个人思念故乡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和自己亲人和朋友一起分享那些难忘的记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处于物质和精神交织的困惑中，很多人为了谋生不得不离开故土，到他乡谋生活；同时，当你享受和拥有富足的生活时，精神上却永远走不出故乡。背负着精神的枷锁勉力前行，是我们这些有相同经历的人注定的情结，总是力图在更广阔的空间里校正自己心灵的天平，寻求更大的精神慰藉。记得一位名人讲：“从物质上讲，我们的村庄就是世界，从精神生活讲，世界就是我们的村庄。”这句话或许是人类面对世界的共同感受，当我们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在追求新的生活的同时，行色匆匆的步履能否紧扣我们心灵的节奏，在精神层面进行一次无际的漫游。这也是我在这本小书的最后，愿意用一定的篇幅记录下我多年在外的游历生活，算是站在异乡的土地上对故乡的一次深

情的回望，我愿意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记录乡土乡情，在故乡和
他乡之间寻求自己精神的支点，并带着它们一起前行。

整理完文稿，已是岁末年终。窗外的树叶纷纷扬扬地飘落
满地，时节更迭，草木枯荣，我不禁遥想，此时的家乡又是一
番怎样的景象，岁末的光景将会传递出萌动的春意。这些年能
在工作之余，断断续续完成这些关于故乡的文字，每每成稿，
我都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快慰，虽然这些记述还很有局限，
有的文字还比较浅陋，但我愿意向更多的人推介我的家乡，记
录家乡与时代的印记，为故乡留住一段历史，为所有热爱乡土
的人奉献一份简餐。愿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与故乡一道前行，
故乡与明天同在。

目 录

辑一 让每一个人都能回到故乡

小街上的光影	(003)
远去的清水	(013)
乡土的印记	(020)
秋天上学记	(026)
我的老师记事	(034)
伯伯的不幸	(049)
公社有个大戏台	(056)
父 亲	(064)
我没有血缘的婆婆	(074)
乡间农忙散记	(081)
小学上山去开荒	(088)
学校后面的老井	(096)
老家的菜地	(101)

小学毕业证	(106)
我喜欢去外婆家	(110)
课外生活散记	(115)
年在乡下	(123)
我的理想是读区中学	(130)
我的高考记忆	(139)
丧 事	(150)
多少路可以回家	(157)
秋后乡间杂记	(161)
母亲帮我们带小孩	(165)
我还做父亲的一棵小树	(171)
清明的乡下	(174)
我们一直在回乡的路上	(180)
回家过年随想	(188)
夏收时节行走于乡间	(194)
冬日里的漫步	(198)

辑二 我听见河谷飘过的声音

在扎窝的日子	(207)
我听见河谷飘过的声音	(215)
遥远的俄亚	(221)

沿金沙江下行，从德格到白玉	(231)
穿越太阳谷	(237)
群山环抱中的盖玉	(243)
在洒满阳光的地方	(251)
夜宿石渠	(257)
山顶之上	(264)
两进映秀	(268)
震区纪行	(274)
老甄，走好	(281)
又见思瑶	(286)
万源两记	(289)
快乐让我们笑出眼泪	(296)
遥望雅克夏	(299)

【辑一】

让每一个人都能回到故乡



在我早年的记忆里，时间和空间常常是交织在一起，或某件事，或一段经历，就定格了一段生活的故事。就像一个精美的瓷碗，不小心被孩子打破后留下的碎片，洒满了记忆的深处。让你在多年以后，不时地怀想那些遥远的过去，思绪在往日的流光中缓慢地推拉摇移。

从读书懂事起，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生活在这样的乡村，我的先人是怎样越过山崇岭，跨过江河湖泊，在一种什么样的境遇下来到这里？这样幼稚和简单的问题不时地考问着我的心灵，执着地在周围环境中寻找着答案。因为在我们那样偏远的乡村，没有任何资料来记载这些时光，

老人们的描述，旧屋、乡路的标识，还有那些快要荒废、倾倒的院落，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在慢慢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变化。就像我记忆中的那条小街一样，勉强地连接起过去和现在，让一段生命的故事有了启承。很多事从这里慢慢开始发散，以致我后来走过的每一个地方，看见那些铺满青石板的小街、破旧的木屋，还有路边的老树，我都会不自觉地停下来，心里产生莫名的起伏，一种对家乡的依恋油然而生，感到这就是我精神上的家园，仿佛我就到家了，母亲一直等在老屋的大门边，帮我卸下手中的行李。

我们老家的小街，或叫乡场，在一片小坡上。街面上，三尺见方的青石板整齐排列，一块接着一块，一直铺到附近的河边，以至于我们后来在河里洗衣时，还能看见这样光滑的青石，用作洗衣服的搓洗板。小街有完善的排水系统，街面下，一条两尺方拱的下水道从上到下贯穿街道，早年，我们家老房子的中央有一口天井直通这样的下水道，每每遇见下雨排水不畅时，大人们都要用竹竿去疏通。有一次，街上一户人家的鸭子钻进了下水管道，孩子们急中生智，钻进洞里把鸭子捉了出来，说明这套系统很多年后仍处于运行状态。

我们的小街分上、下两段，上半段稍陡，住着务农的人家；下半段是平地，以非农业人口居多，有不少小商小贩。因为周围人都有赶场的习惯，大家自然就集中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小

小的场镇。沿街的两旁，是上年岁的板房，木板可上可下，关上住人，打开就是铺面，可以经商开店，可以住家歇人。张家的小吃店，杨家的面馆，陈家的凉粉，还有那些卖针线的杂货摊，是这条小街上的坐摊，不分逢场天或冷场天，都要开门做生意。

清晨，周边卖小菜的人开始上街，新鲜时令蔬菜在附近河里刚刚洗净，清幽幽的，很多还挂着露水，青菜、白菜、豆芽、蒜苗，满街充斥着叫卖声，拖得老高。只要听到声音，住户们都要从自己家门口探出头来张望，孩子们也学着吼上两句，直到被大人叫回家，心里还想着外面的事情。

小地方的很多事情都和这小街有关联。周围的人都喜欢上街，见面时都会寒暄一番，互相打听乡场上新近发生的事。哪家孩子当兵了，谁家儿子考学了，哪家又要娶媳妇、嫁女了，还有外出工作的人回来，很快会在小街上传开。记得有一次，我们公社一个军人的休假回来，一身军装神采奕奕地从街上走过，我们小孩跟在后面捧着看，因为他的上装有四个包，知道他在部队提干了，按当时老百姓的说法是当大官了。因为那时候参军提干是无数乡下年轻人的梦想，也是出人头地的机会，提干后可以带家属，父母享受军属荣誉，过年时公社和大队干部还要敲锣打鼓到他家送喜报，参军是很多家庭和年轻人的屈指可数的机会。

小地方热闹莫过于赶场天，赶场是人们获取信息的捷径，小街就像现在信息发布平台，把一团转的人联系在一起，过去五天一场，后来三天一场，逢一、四、七或二、五、八，有事没事都要上街，或背点东西买了换点油盐回家，或什么都没买，索性在茶馆里坐一会。大人上街，小孩牵着衣服跟在后面，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说不定心一软，还能吃上棒棒糖或米粑粑之类。赶场天人头攒动，人来人往，见缝插针，常常有走失的小孩，哭着到处找大人，大人也焦急地喊着名字找孩子，当然这只是乡场上的插曲，孩子最终是会找回来的。

小街上的茶馆，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恢复，依然保留了新中国成立前的传统样式。一个大房间，摆着数张大方桌，大家围在一堆摆龙门阵，过去偷偷摸摸打的川牌，也可以堂堂正正摆出来。茶馆的中间的高处放了一张桌子，是专门用来讲评书的，这些评书艺人荒废多年，但惊堂木、快板之类的道具还保留了下来，评书的内容依然是传统题材，隋唐演义、梁山好汉之类的版本。每每惊堂木一响，周围的人都围拢来，大家一起捧个人场，经济宽裕的叫上五分钱一杯的茶，手头紧的只听书不要茶，但茶老板总会大大方方地递上一杯“过路黄”，相当于别人喝过的茶叶晒干后，又重新泡水喝。那时候，我正面临升高中，因为茶馆在我家隔壁，每每听到评书老人的高亢声音，心早已飞了进去。有次下晚自习后，我索性钻进了茶馆听

评书，正听得入迷的时候，突然老师和妈妈找来了，幸好当时我位置处在边角上，眼疾手快，索性爬到大桌子下面，才算是躲过一劫。后来我才知道，是被同学告密了。

上街赶场是一种生活习惯，也是一种乡土文化。老年人上街把卖的东西放在街边，一头就坐进茶铺里，一杯茶，一袋烟，陈年旧事，一坐就是半天，铺子外面有买主问东西，才慢慢起身去谈价，仿佛这东西卖与不卖丝毫没有半点关系，若遇上卖的东西能吃，会让你先尝尝再说生意。当然，吃别人的口软，再加之老年人的生意都是小买卖，品尝之后不还个价，心里是说不过去的，多少一定会买点。当太阳的影子离开街沿，最后散去的肯定是上年纪的人，走时大家还相约下个赶场天见面。

小街也有不平静的时候。每逢赶场天人多的时候，也是小偷出没的高峰期，我们小孩子把小偷叫“钳工”，顾名思义是摸别人钱包的，这些人游手好闲，专门趁街上人多的时候浑水摸鱼。干这行的往往也会“回避”，兔子不吃窝边草，一来担心失手，二来人熟了不好下手，乡场上那些鬼鬼祟祟的小偷，一般都是外乡来的。有些乡下人辛辛苦苦一年半载，喂出一头猪，赶场天换来的几十元血汗钱，转眼就被这些人摸走。掉钱后，那呼天喊地、撕心裂肺的情形让人心疼。这些小偷一旦败露，是小街上最令人兴奋的时候，群情激愤，被偷的人抓住小偷，雨点般的拳头就会打过去，小偷只有低头求饶，还往往倒

在地上装死。我们小孩跟在大人后面，像看电影的战斗故事片一样，恨不得亲自上场，在后面齐声喊打。这些小偷既可恨也可怜，往往被打了后，送到公社院子里关起来，教育一段时间后再放出来。这样的事情发生后，小街上便会平静一段时间。

我们家在上场口，因为农业人口政策限制，不能开店做小生意。每逢赶场天，家里都会挤满很多人，大家把这叫“站店子”，这些山上来赶场的人，要么在我们家坐一会，歇一会气，要么口渴了来找水喝，或买进卖出，暂时寄放一点东西。夏天，还有人会躺在我家椅子上歇凉睡觉，等到太阳落坡时才上山回家。乡下人很记情，即便这么一点方便，心中都会充满感激，有时赶场来我们家，还要顺便带点乡下的瓜果送给我们，在那生活艰苦的年代，大家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能有这份心意是很不容易。他们都称呼我母亲叫“老板”，母亲总是非常热情地提供方便，友善待人，久而久之也赢得了街坊邻居的口碑，让大家见面时多了一份亲切。

我对小街的记忆，更多的是街面上那些磨光了、铺嵌在一起的石板，一块又一块有着不同印记的青沙石，串联起我对乡场上的记忆，仿佛小街上的每件事都记在上面。在我的印象中，哪家到哪户有几块石板，是大是小，我都能说出大致数字来，因为平时帮大人买东买西，在街上跑得多，每每东西买到后，高兴得浑身是劲，提着东西，不停地在石块间跳来跳去，久而

久之也有了一份特殊的亲近感，慢慢地有了许多心理暗示，比如东西掉了回家是否挨骂，到学校会不会被老师罚站，我往往一边数着石板，一边试图碰碰运气，预测一下事情的后果。

在街上，每家每户的街沿上都有石凳，当初是供周围赶场人卖东西、做生意时坐的。不赶场时，住户们也都出来坐一坐，拉拉家常，大人们坐着凳子，孩子们席地坐在街沿边，看着过往的人们，一边交流，一边开上几句玩笑，前面的人走了，又等着下一位过路人，仿佛这就是一个小小的舞台，等着各种角色上台，一个个故事就在这里慢慢登场。闲暇时，街上会讲故事的老人格外受到大家的喜爱，在那些夏日的夜晚，孩子们早早地吃完饭，做完大人安排的事情，出来占据有利位置，目的是听老人们讲述那些乡下流传了多年的故事。有心的孩子还会早早地把自己位置画上记号，生怕别人捷足先登，伙伴们有时为争座位会发生“战争”，最后都会以故事主人公出场而停息。老人们的故事很会抓住小孩的心，生动形象，引人入胜，吃人的熊、穷孩子中状元、兄弟斗财主等题材，让你缓不过气来，不停地问着下回，孩子们听着这些故事，不知不觉地倒在冰凉的石板上睡着了。

我们小街的拐弯处有一个中药铺，店主姓罗，我们都称他罗伯伯，悬壶济世的人历来乐善好施，罗伯伯慈眉善眼，待人厚道，说话轻言细语，周围的人都爱去那里摆龙门阵。那时候

生活困难，糖果饼饼之类是稀罕之物，我们小孩子有一分钱，都会到药铺上买上两颗润喉片，因为润喉片是甜的，大家像吃糖一样含在嘴里舔来舔去，舍不得一口吞下，有时候要好的朋友，给一颗润喉片就算是大人情了，表明了两人之间的特殊关系。

记得我伯伯健在的那几年，每每奖励我努力学习时，都会拿一分钱让我去药铺，买润喉片当糖果吃。药铺吸引我的地方在于那里有一个大圆钟，挂在铺子中间的墙壁上，便于过路上下的人掌握时间，每次路过那里，我都要去看一下时间的早晚。后来，药铺上订了报纸，小街上有点文化的人都要去那里翻报纸，了解国际国内大事，也增加了平时大家闲聊的话题。每次，等大人看完报纸后，罗伯伯都要把它收好放进铺子里面，我放学后有空就爱往那里跑，一进门，他就知道我的来意，把报纸递给我，我就在那看病的方桌上旁若无人地读起来，久而久之，我渐渐地对时事新闻产生了兴趣，最喜欢对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的照片细细端详，养成了我最初的阅读兴趣，开阔了视野，让我上学时在班上说话也有了一点底气，以至于后来影响到我考大学时对文科专业的选择。

小街就是一个小小的世界，街虽然不长，但场镇的功能已初具规模。在街的下半段，各种商铺齐全，卖百货、针线，开小食店的，就主要集中在这一带，那些日子，遇上紧俏的商品